

(画廊提供照片)  
穿越危险的家。李鸿辉作品《斜纹》。



# 解剖家与人的关系

## ——李鸿辉柏林行后首个个展

柏林一年，让李鸿辉的艺术创作发生很大的变化。  
归来之后首个个展，他让我们思索的是“家”。

周雁冰 / 报道

我国艺术工作者李鸿辉去年5月结束在德国柏林为期一年的驻地艺术项目，过后他仍来往柏林，说这个欧洲城市，让他的艺术创作起了很大变化。“我觉得改变最大的是思维模式。没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，有可能变成井底之蛙，就像在一个特别呵护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那样。”

李鸿辉也曾在2007年至2009年在香港居住创作。如果说香港让他学会用一种更幽默的方式去接近、呈现艺术，柏林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挑战。“我像从山村、水井里爬出来的青蛙，像婴儿被丢进游泳池的最深处。”全程坚持用华语接受访问的李鸿辉这么说。

“有人说柏林虽穷却性感无比。在那里人们从小就接受审美观、文化价值观的训练。观众谈思想、看作品，可以从高层次的地方开始对话。”

### 柏林人体现了艺术参与的精神

他说在新加坡，很多人看当代艺术，一定要看得懂。“但是在柏林，人们会过来告诉我‘我完全不晓得你在做什么，但是我太爱了！’也有人很直接的说，我的作品对他而言没有意思。这些观众不是什么策展人或艺术工作者，甚至可以是工厂工人、打扫工人。”

李鸿辉看来，柏林人体现了艺术参与的精神。“艺术不是丢给你一个简介叫你懂，而是你自己去看去体会。很多时候，人们甚至看到创作者没有看到、想到的。”柏林的艺术工作者也很多元化。“有些毫不知名的艺术工作者，同样创作出很棒的作品。”

此次展览，可说是李鸿辉柏林行之后

的首个个展。“以前创作很讲究系列，讲究结构，希望作品视觉上连贯。但现在我放开了，我决定与原材料进行对话。”李鸿辉说，过去的作品紧紧抓住美学概念，因为担心出位出错；柏林的开放与多元，让他抛开这样的顾虑。

### 展现家与舒适安全相反的层面

李鸿辉大学时代主修的是传播系，拥有电影分析硕士学位。过去的不少作品，切入建筑和人之间的对等和抽象关系，也对人体进行思考，不乏将人与建筑形象做重叠处理。这次展览，他把“家”与人的关系进行解剖。

譬如进门就看到的荧光作品《死亡与生活的器械》，借两位西方建筑师Le Corbusier及Douglas Darden的建筑名言探讨家与人、生命之间的关系。李鸿辉说：“生与死不是相对的。我们活着，也同时在退化。”我们活着，同时在接近死亡。

李鸿辉希望有一名很自信的藏家，考虑把这件作品摆到一个家的正门或大厅。

“画廊里的这件作品并不完整，只有摆到家里，它才是完成的作品。”

再有一件录像作品《单飞》(Gone Solo)，李鸿辉把年来独居死去或消失的人，他们的资料、死因及年份等，翻找出来制成录像。“2012年我在柏林开始驻地计划。冬天很冷，竟传来一位独居朋友过世的消息，尸体几天后才被发现。这引发了我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，借以思考人死亡的方式。”

对李鸿辉来说，家未必就是安全舒适的。展厅的另一个空间，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这样的观念。譬如让人穿越的巨型黑黄斜纹作品《斜纹》(Diagonals)，提醒我



李鸿辉从柏林回来后举行的首个个展。背后是荧光作品《死亡与生活的器械》。(严宣融摄影)

们家中潜伏的危险和不愉快。又如系列拼贴作品《危害》(Hazards)展现了家与舒适安全截然相反的层面。“我们期待舒适安全的家，这期待却不时让人失望。”

他也认为新加坡对于家的定义过于狭隘。“什么是完整的家？一定要有父母和孩子？是不是仅有这样的家会幸福快乐？其他的家庭结构有可能温馨吗？或是因传统家庭结构的合法化掩盖了很多问题。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后面，往往是问题所在。狭隘的定义更存在压抑人性的地方。”

柏林行之后的第一个个展，让我们思索李鸿辉的“家”。

●已开始，展至9月21日，星期二至六上午11时至傍晚7时，星期天下午1时至5时，星期一及公共假日闭馆 / YAVUZ Fine Art, 51 Waterloo Street, #03-01 / 电话: 63387900